



大阴谋

台湾 文亦奇 *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86 839

0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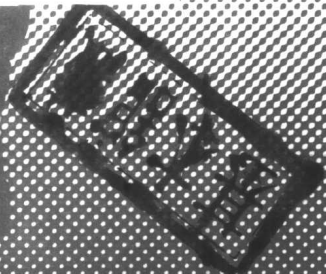
0004

大阴谋

台湾 文亦奇



F02234



大阴谋

台湾 文亦奇 著

中国**友谊出版公司**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6·124 000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ISBN 7-5057-0091-X / I·57 定价: 1.70元

目 录

一	深山古寺	1
二	暗 枪	16
三	四大天王	32
四	不挂招牌的公寓	40
五	天堂大酒店	53
六	单身舞女公寓	61
七	盯 梢	79
八	设计半淞园	88
九	丢兵保帅	97
十	麻脸人	112
十一	又起风波	122
十二	凶手是谁	131
十三	大阴谋一〇八	136
十四	夜行车上	148
十五	千钧一发	160

一 深山古寺

清凉的小瀑布，自翠绿的山峰上直泻下来，成为一条白练，直落入山下的水池中，激起无数白色的水花，迷迷茫茫的好似春日的烟雨，发出淙淙不息的声音。站在这小瀑布下洗浴，的确是很快意的，不但把汗水洗净，还驱去了身上的炎热。

江南浪子欧阳清就在享受这小瀑布下洗浴的快意，当他满足了阵阵舒畅之后，还可在水池中浸一会，再爬上岸来，在阴冷的大岩石上躺一会儿。这里十分荒野，很少有人来，他尽可赤身裸体的睡一大觉。

这是在秋天，但是江南的天气仍是很炎热，“秋老虎”施威，艳阳高照，使人们汗流浹背。欧阳清耐不住热浪，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有“天堂”之称的杭州避暑。但他不住在西湖边上旅馆中，那儿，住满观光客，太热闹了，没有宁静的时刻。于是挑选一座在山中的寺院，租房借宿，每天在寺院后面的瀑布下洗浴，享受大自然的乐趣。

在杭州较大的寺院，都设有客房，招待香客住宿，并供应膳食，兼做着旅馆的生意。因为在旅游季节内，大量的游客涌入杭州，全市旅馆均告客满，后来的人们难以找住宿之所。和尚们看准了这项生意，大有可为，反正寺院内有的是空房，就此兼做招待游客住宿和供应膳食。他们

并不定房金每天多少元，膳食一餐多少钱，但在客人临走时，自有知客僧递上“劝募簿”，自由乐捐香油金。客人自然不会占和尚的便宜，按照当时杭州的旅馆饭店的收费标准，付钱给寺院。有时还多付两三成哩！

欧阳清在岩石上小睡一会儿，真是舒服极了。但他知道离开了这里，又将受到热浪的包围，身上又会流出又黏又臭的汗水，塞住汗毛管，带来不舒服的感觉。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幸而寺院后的小瀑布，无尽地供应清凉的山泉，他大可一天洗浴十次以上。

欧阳清小睡醒后，精神饱满，他拿一条大毛巾裹住了身子，赤足一步步地踏着山径，回到自己的住房去。

他一踏进卧室，不禁惊异地叫起来：“噢……”

本来只有他一个人住的房间内，现在多了一个人——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！她也许受不了炎热的天气，身上的衣服穿得很少。上身一件短袖低胸的小背心，下身是一条绣花红绸短裤。在清末民初的时代，女人衣着仍是相当保守。她这样只穿内衣裤，逗留在男人的房间内，而且是斜躺在床上，这样的作风，的确称得上大胆！

欧阳清见过女人多了，那些女人悄悄地溜到他的房间内，躺在床上等他回来，已遇到过不知多少次了，实在不使欧阳清感到惊讶。但今天的情况却不同，这是佛门清静的庙宇内呀，怎么会有女人找上门来！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欧阳清不信佛，但这时也念起佛号。心中在说：“罪过！罪过！”

他咽了一口唾沫，呆呆地打量她一遍。这是个很美的女人！有副清丽的面孔，和动人的身材。她所穿的内衣裤

很紧小贴身，曲线毕露，引人入胜。她正合并着腿子，一手托着香腮，以美妙的诱人姿势，对欧阳清微笑。

“这是山妖，还是狐狸精……”欧阳清心想。他看过不少传奇小说，荒野的古寺中，书生夜读，来了个美丽的女人相陪，结下情缘，原来她不是人！

欧阳清不相信这种“艳遇”，这不过是写小说的人胡思乱想，编出来骗人的故事。但他今天所遇到的，却和传奇故事小说中情节相似。

欧阳清仍是不信她是狐狸精和山妖！而且现在太阳还没有下山，她出现得似乎太早了一点儿……

他尽力找寻一句适当的话，终于说：

“我……我不是走错了房间吧……”

“你没有走错房间！这是你的房间……”她微笑说，声音之甜美，正和她的容貌和身材一样。

“那么，请问你在我的房间里做什么？”欧阳清问。

“我来找你呀！”她笑得那么迷人，说：“我好不容易，才找到你哩！”

她又解开胸口一粒扣子，微笑说：“天气热得快要把人烤干了，你不介意我脱外衣吧？”

“不……不介意。”欧阳清心想，他自己身上，也只围了一条大毛巾，还没有穿衣服。

但他觉得这个女人的作风，实在太大胆。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，如此袒胸露腿，他似乎还没有遇到过。尤其在杭州等城市中，西洋女人的浪漫风气，并不太普遍。

“我不认得你……你一定找错人了。”他说：“还是请你穿上外衣，赶快走吧！”

欧阳清心中有了警戒，他有不少经验，那种飞来艳福，往往是一项大麻烦的开始。因为天下没有不付钱白吃的晚餐，也没有不付代价送上门来的女人！

她斜躺着仍是不动，说：“我没有找错人，你不是鼎鼎大名的欧阳清先生吗？我叫李明珠。”

欧阳清点点头，承认他是江南浪子。心中却在盘算，他希望在山明水秀的杭州避暑，暂时不管闲事。但看来闲事却来找他！

她格格地笑了，用诱惑男人的媚态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欧阳清说：

“我想请你帮忙，办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只有你办得了，所以我来杭州找你……”

她又在解胸口的扣子了。如果她继续地解扣子，背心上六粒扣子很快会全部解开，那么她丰满的胸部就会展示在欧阳清的面前……

“李小姐，请不要这样，还是扣上扣子吧！”

欧阳清阻止她。他明白，这是在色诱，利用苍天给女人的本钱，想征服他江南浪子。

“……”她笑得更响亮了，问：“你不是喜欢这样吗？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我会陪你睡觉。直到你厌倦了，不要我的时候为止！这也算是我付给你的一种报酬吧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欧阳清又在念佛了。说：“这儿是寺院，请不要这样！”

“你不是在脂粉圈中出了名的江南浪子吗？怎么看破红尘，做起和尚来了……”她又是一阵嬉笑。

欧阳清并不是看破红尘想做和尚，只是他住在寺院内，

就得尊重佛门清规，不能在这静修的地方，和女人纠缠。且他对这种自动献身的女人，怀有戒心。不能糊里糊涂的给她诱惑，这将惹来很大麻烦。

“我不想做和尚，只是请你庄重一点！”欧阳清看看她没有带外衣来，就把自己的衣裳，丢给了她。说：“快披上吧！要是给和尚们看见了，大家都不好意思！”

“哈……想不到江南浪子还是个道学君子哩！”她披上外衣，笑个不停。

“李小姐，很对不起，还是请你走吧！我在避暑，不想……”

欧阳清推辞，想送走这个女人。但李明珠截住了他的话，急道：

“请不要拒绝我的要求！我虽没有很多钱，但我会付给你酬劳的，除了我的身体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秘密消息，可以告诉你。”

“什么秘密消息？”欧阳清奇怪地问。

“有关数百人的性命，是件不得了的大灾难！”李明珠认真地说：“你一定要接受我的要求！”

“不！我不接受！”欧阳清摇头拒绝。说：“我不相信预言，不相信你有未卜先知的本领！”

“那是真的呀！不是我乱说……是个千真万确的秘密消息，是件杀害数百人性命的大阴谋！”李明珠发急地说：“你一定要阻止这场大灾难！”

欧阳清仍是不相信，取笑地说：“是什么大灾难？火星和地球相碰？还是火山大爆发？还是发生大瘟疫？”

“不！不是！”她涨红了脸，认真说：“我说的是大阴谋！”

是人为的灾难，可以防止。”

“人为的大阴谋？”欧阳清问。

李明珠顿一顿，却不想立即说出来。道：“如果你接受我的要求，替我办了这件事，我自会告诉你这个重大的秘密……我们成交了？”

“你要我办什么事？”他问。

“替我杀死一个人！”李明珠的表情突然严肃下来，脸上流露万分愤恨的神色，说：“替我杀死万恶不赦的雷天王！”

“……”欧阳清明白了，这个女人一定神经不正常，也许是从精神病院中逃出来的疯子，才这样做和说这样的话。

欧阳清杀过不少坏人，但他不是职业杀手，不受别人雇佣去行凶。他一清喉咙，又问：

“你说的雷天王，又是谁呢？”

“在上海很出名的人物呀！你不知道吗？”李明珠奇怪地问，好象欧阳清是什么都晓得的。

“我应该知道他吗？”欧阳清反问。

“那是个大坏蛋呀！该下地狱千刀万剐的家伙！”

“嗯！你对他有很大的仇恨么？为什么要杀死他？”

“是的，我听‘顺风耳’说，杀死雷天王，只有你办得了，所以我专程赶来找你……”

欧阳清皱眉头。他认得浑号“顺风耳”的人。是个专门供应秘密消息的情报贩子。在上海租界上做线民，混口饭吃。过去为了探听消息，曾和“顺风耳”接触过，想不到他把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，介绍前来。

“你还没有说出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人的原因。”欧阳清说：“同时，你也一定要把秘密消息先说出来。”

她考虑一下，点头说：“好，我说！”

李明珠正要說下去，門突然打開了，有三個人進來。歐陽清看不清楚他們的面貌，因為每個人頭上都套了個黑布袋，開了三個洞。他們手中都執着槍，使歐陽清不敢動。

“……”李明珠張開嘴巴，吃驚地尖叫。

三個人的槍一齊卜卜卜的響，子彈通過滅音器吐出來，射向李明珠……

她沒有叫出聲來，身上已開了幾個血洞，在床上打了一個轉，變成俯伏，雙手把床褥抓得緊緊的，身體一陣痙攣，終於伸直，手也放鬆了。歐陽清知道她已死了。

他把一口唾沫困難地咽下扭曲的胃里，隨時準備槍嘴對準他時跳開。不過，這逃生机會是微小的，他身上沒有武器，連衣服也沒有穿。

站在中間的一個蒙面人把槍一擺，說：“舉起手來！”

歐陽清舉起手，身上大毛巾滑落，變成了赤裸。那人咒罵一聲：“媽的！轉過身！”

歐陽清略微放心，也許他們不打算殺死他。因為要殺他，是用不着轉身的。于是他欣然照辦。

腳步聲接近他的背後，腦后感到一陣風，一根堅硬的槍柄，擊在歐陽清的后腦上……

世界變成一片青灰色，又轉變成黑色。他倒下去，失去了知覺……

當歐陽清清醒過來時，首先感到渾身發熱，後腦在疼痛，右手上冰冷……

“冰冷……”他霍地張開眼睛，那冰冷來自一把手槍。當

然是杀死李明珠的枪中的一柄。枪柄上无疑印上了他的指纹。这是很古老的嫁祸方法，不过仍是很有效用。

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李明珠的尸体仍在床上，那一大摊血仍未凝固。使他知道时间过了并不久。

现在他怎么办？如果有人推门进来，就一定以为他是凶手。虽然，欧阳清是以飞刀伤人而成名，身上从不佩手枪。但谁相信他呢？也许他改变了作风，用枪杀人呢？

突然，有人推门进来了……

门一开，寺院内那个瘦削的小和尚进来。床上的女人尸体和鲜血，使他差点昏了过去。

“啊哟！阿弥陀佛……”他连忙退出，想关上门。

但门还没有关上，又被拉开，欧阳清一手抓住小和尚的僧袍，把他拉进门来。用枪抵住他的下颌。小和尚吓得面无人色，眼珠直竖入额角。

欧阳清低声喝问：“你为什么进我的房间？”

小和尚呐呐地老实说：“有人对我说，居士的房间内出了事。”

“你应该先敲门的！”欧阳清说。

“对不起，我忘了……请放了我吧……不要杀死我！阿弥陀佛！”小和尚脸色灰白，额角上在冒汗珠，不住喃喃念佛。

“告诉你我房间中出事的人，你看见他还认得么？”

“我没有看见人，我在走廊上扫地。有人走过，背着我对他说话，我没有瞧到他的脸……不知他是谁。”小和尚吓得快要哭出来了。

欧阳清叹了口气。说：“也许你不相信，这个女人不是

我杀死的。但这是次要问题！”他看了一眼床上的尸体，问：“你认得么？”

欧阳清略微放心，那个人只是背着脸通知小和尚，表示他们没有报警。这点他猜得出理由，这三个杀手是外地来的，他们总得有时间离开杭州，不想在事情闹出之前，还留在这都市中。

小和尚看她的尸体，恶心地咽下一口唾沫：“阿弥陀佛。那是王太太呀！”

“王太太……她有丈夫么？”欧阳清奇怪地问。

“有的，她和王先生在今天上午来到寺内，说租房住宿，是我领他们到居士的隔壁房间，就住下来了，想不到她会死在这里……”小和尚望望手枪，不说下去了。

“那个王先生呢？”欧阳清问。

“刚才我看见他走出山门去了。”

欧阳清提着他的僧衣，拖到房中的椅子上，推他坐下。说：

“小和尚，我不认得这个女人，也不是我叫她进来的，我刚从后山洗浴回来，就看见她在屋内，接着有三个人进来杀死她，又把我击昏，把枪塞在我的手中，他们逃走了。我是给凶手嫁祸的，你相信吗？”

小和尚呆看着手枪，说：“我……我相信……”

但他的神色却显出不相信欧阳清的话。

欧阳清气结地又叹口气说：“好吧，我们不谈这事。你先告诉我，这个女人是什么路数？”

“……”小和尚以奇怪的眼光瞧着他。

欧阳清才记起来，自己身上还一丝不挂。便走过去拿

起衣裳，穿在身上。一面说：

“如果你不想也吃一颗‘卫生丸’，那你最好快点开口！”

“是！是……”小和尚害怕地说：“我实在不……不知道。她不是本地人，来了又没有多久，我怎么会晓得她的事呢？”

“你对她的丈夫，那个王先生，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我一样不知道。以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。”

欧阳清想了一想，又问：“你认得一个叫雷天王的人吗？”

“雷天王？”小和尚瞪目反问。

“在上海的雷天王。”欧阳清说。他想起这个王太太李明珠，生前托他杀死雷天王，那么杀她的人，可能就是雷天王的人了。

小和尚摇摇头说：“我从没有到过上海，不知道这个人。”

“这女人的房间就在隔壁？”欧阳清问。

“是，是！在右手边。”小和尚说。

欧阳清已穿好衣服，摆摆枪道：“你确定王先生不在房内？”

“是的！他出门后还没有看见回来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到他们的房内去看看！”

李明珠的房间和欧阳清住的那一间，格式大小完全相同。欧阳清用手帕缠了手，轻轻打开抽屉和衣柜，仔细地检查。回头问小和尚：

“你没有弄错吧，他们真的住在这房间内？”

小和尚的嘴巴也张大了，因为他也看见了，抽屉是空的，衣柜也是空的，房间内没有任何私人的东西放着，就和一间未租出去的空屋一样。

“奇怪……”小和尚摸着光光脑袋：“我没有说谎，他

们……的确是住在这间房内。”

“我并没有怀疑你。”欧阳清说：“她穿那么少的衣服走进我的房间，当然不会来自很远。但她和她丈夫的东西呢？怎么全部搬走了呢？”

“这……我就不明白了。”小和尚困扰地说：“要是王先生回来，发现东西不见了，要我们赔偿哩！”

欧阳清冷笑：“嘿！他的太太死了，恐怕还要你们赔条人命哩！这些行李算得了什么！”

“……”小和尚闷声不响了，但他的脸色很焦急害怕。

欧阳清检查梳妆台，发现地上遗落一只小粉盒，就拾起来，打开盒盖观看。粉盒内有浅粉红色的香粉，这是李明珠唯一留下的东西。他猜想她的行李，都给三个杀手带走了。而他们在匆忙中，把粉盒遗落地上，没有取走。

欧阳清观看粉盒时，小和尚移步转向门口，想乘机溜出去。但是他提不起勇气，害怕那枝手枪！欧阳清把粉盒放入衣袋中，再仔细的在房内找寻一遍，再也找不到属于这对王姓夫妇的东西了。于是摆摆枪说：

“现在，仍旧回到我的房内去。”

回到他的房里，欧阳清问：“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呃！呃……”小和尚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居士，我忘了，不过……我可以查一查香客簿。”

欧阳清微笑：“不必道歉，小和尚，我不怪你记不起。事实上我很高兴你不知道我的姓名。现在，我们出去，把那本香客簿子拿给我。”

“这……为什么？”小和尚奇怪地问。

“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问为什么，我想你不会活得太久，

就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。”

小和尚再看看他手中的枪，便匆匆照办。他们到知客室中，没有遇见其他和尚和外人。小和尚把香客簿交给欧阳清，问：“居士，你想怎样？”

“我不想留下能证明我来过这里的東西。”欧阳清说。

他首先查一查隔壁房间的登记页，上面写着王瑞文、王李明珠。没有错，他们果然住在刚才到过的房间内。再翻到登记自己的一页，便整页撕了下来。

“啊哟！你不能这样的！知客会骂我的！”

“我不能……你挨几句骂，有啥要紧！”

欧阳清没有看他，但枪嘴却指着他，那个黑铁的小洞比眼睛更有力量，所以小和尚就不作声了。

欧阳清和小和尚再回到房内，他用火柴点燃了那页登记表，看着它烧成灰烬，弄碎成粉末，丢在痰盂内。这样一来，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了。

他把床单撕下一条，搓成一团。小和尚正要问他做什么，他已把这团布条塞进小和尚的嘴巴里。

“对不起，我想平平安安地离开杭州，只好委屈你一下。”欧阳清继续撕床单，一条一条的当绳子用，把小和尚紧紧地捆绑在椅子上。

之后，他用小手帕在屋内各处，小心地揩抹。抹过每一处他的手可能碰到的地方，消灭了全部指纹。他在李明珠房中，每碰一件东西，都用手帕隔开，或是事后抹拭，所以没有留下指纹。

欧阳清匆匆收拾，把带来的简单衣物，塞进唯一的皮箱内，走到窗前向下望望，窗下是一道短墙，墙外就是寺

院后的荒地，没有人的地方。他用力一抛，皮箱就抛出了短墙，落在地上，发出扑的一响。他站在窗前一分钟，没有人闻声而至，才回身用手帕，抹了一遍房中他最后碰过的地方。

临出房门，欧阳清把手枪也抹了一遍，用嘴巴吹一吹，放在小和尚的膝上。说：

“这枪送给你！它本来不是我的，而且对我也没有用。”

说完话，他便开门出去，又把房门关上，下了锁才走。

在寺院内碰到好多个和尚。欧阳清和他们合十为礼，安静地走出庙门。这些和尚不知道发生命案，没有阻拦他出去。

欧阳清绕到寺院的后边，皮箱仍在短墙边。他拾起它，提了离去。如此不告而别，庙宇内的和尚，不会以为不付香油金离开而阻拦他。

庙宇在半山中，要走一段山路，才能雇得到马车。欧阳清提着小皮箱，刚走出山门不远，听得路边树丛中，传来一阵奇怪的喘息声，好象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哀鸣。

他绕到树后一看，便见到一个人倒在血泊中，看来伤势不轻，正绝望地喘息。

欧阳清深吸了一口气，蹲下来碰碰他。那人翻了个身，发出痛苦的喘息声。欧阳清看见这个男人的胸前有四个子弹的血洞，仍在汨汨流血，他还没有死去，睁开眼睛望着欧阳清。

“欧阳大侠……”那人喘着气说：“我支持到现在，就是在等你……他们杀了明珠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欧阳清点头。